

10
22

(M)

東泉圖書館				
	二	一	〇	
冊	号	架	函	類

訂校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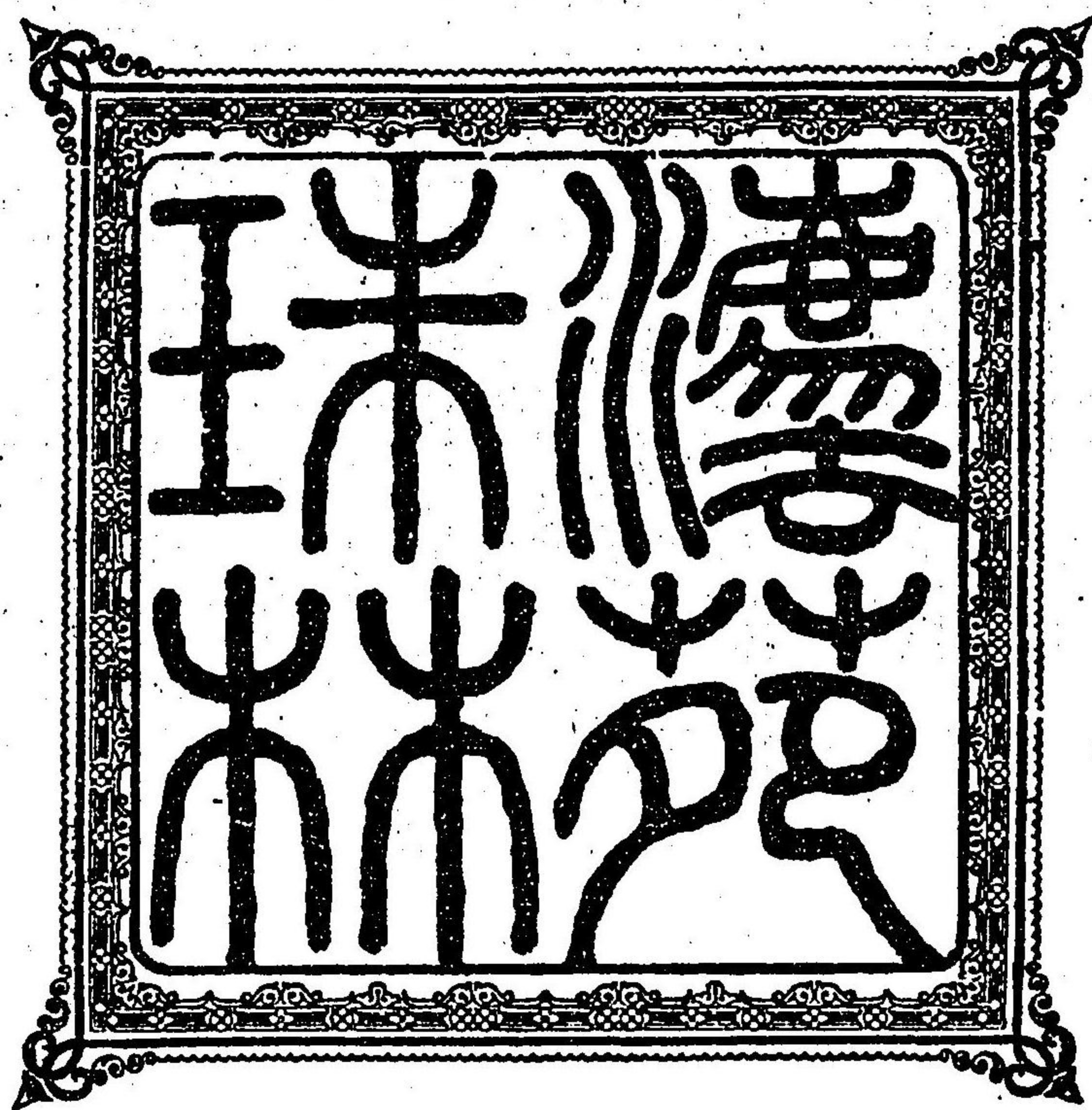
苑

珠

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尚撰

從第五十八至第九



№ 750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麗滅〕

機辯篇第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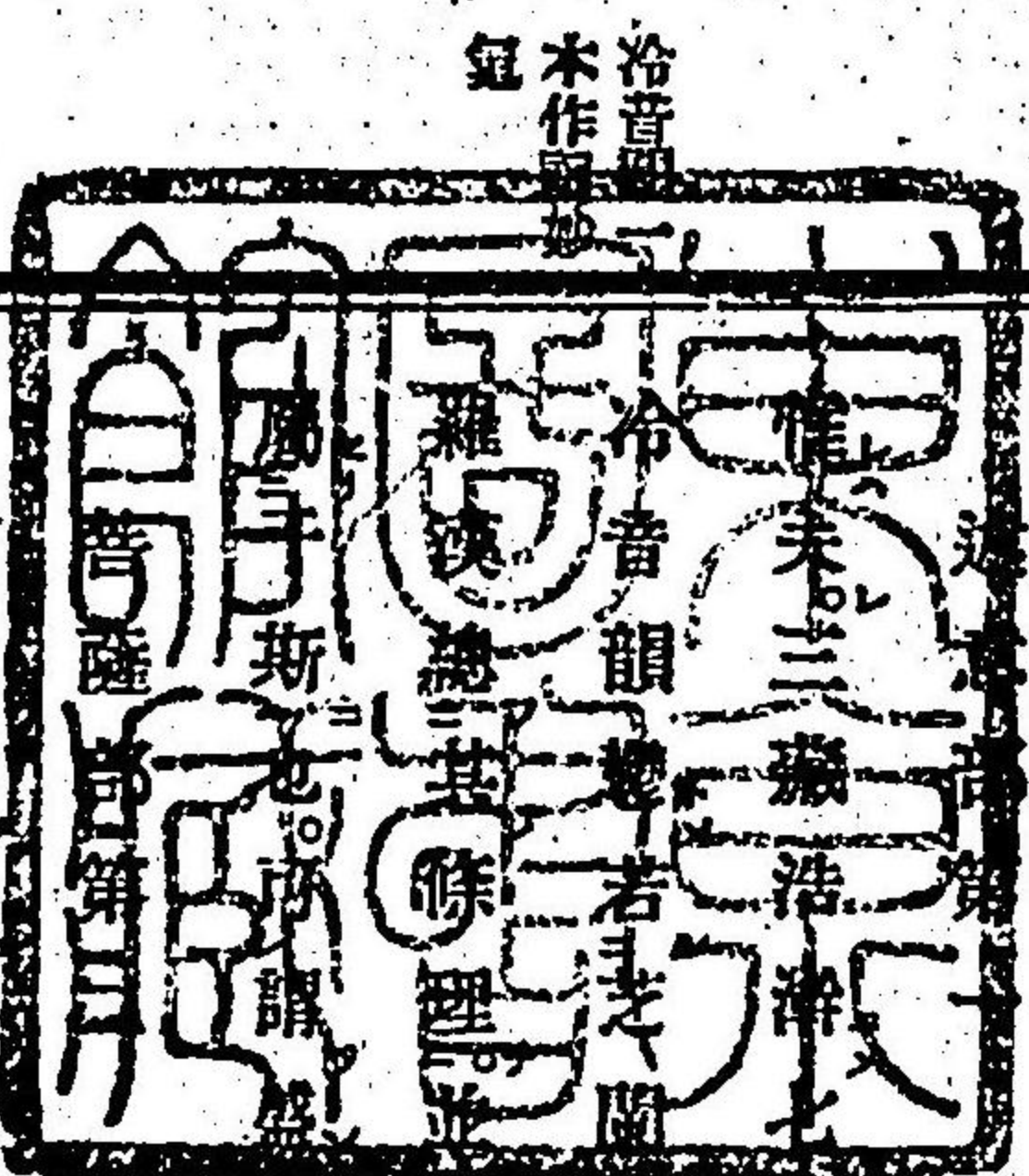
愚懸篇第五十九

機辯篇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
峻旨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
翼贊妙典俾剪外學迷津見獨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
哉祇園若在鹿苑如瞻誠未證果趣佛蓮也
零列二三餘散別篇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六百年經出自東天竺桑歧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
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冠杖銘云天
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刻其首常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
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締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泐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孔父一本
作孔文

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刻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乘汝周羅。為我弟子。即以理伏。落髮。授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為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父身子之疑。聖師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讓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為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日。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法師傳云。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年。出世。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推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韋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譏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艸芥群生。

第一本作
又

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樂。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語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臉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銷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眾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

甚大貢高。便欲往彼。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蚋。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葦塵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常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與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切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淡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遠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論難不逮。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愛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滋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

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福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為第一。如佛偈說。一切衆生中。唯除佛世尊。欲比舍利弗。智慧及多聞。於十六分中。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二名。結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衆人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衆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己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衆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取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厝旨。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數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乘振鈴。告官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法若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善薩有七種德。皆放樂說辯才。何等為七。一。種種樂說辯才。二。無懈樂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此八地菩薩得。是時古古

古古一本
作古古

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皆令通利。是故時人名為長爪梵志。弟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氈。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遂我名字。字為憂波提舍。憂波提舍。是為父母作字。眾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蔭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自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聞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聞生希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除佛經文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逐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緝錦 詞澁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鍊腹

感應緣 四驗引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益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因歌諫曰。昔聞孟律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通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郝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晉長安有釋僧敷。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與問嵩曰。汝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栢。與勅見之。欲觀其才器。敷風韻窪流。合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使力人。與後謂嵩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栢耶。於是美譽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敷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敷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敷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敷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略一本作

晉淮陽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雷阮瞻。穎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競宗師 人思効仰
雲泉彌漫 蘭風肝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滋。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塵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塵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答。愚懸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癡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至使昏滯。三有沉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常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探善心於毫芒。拔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辯。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

狀一本作

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器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錢資。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竊算計得二人。重擔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婿器量。奴婿不去。云若歸必當殺我。婿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而去。婿還不見其婦。即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婿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為般隨。般隨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婿器量。即共往送到父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纓絡。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何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賤。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

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為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弟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泣。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隨。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隨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氈。與周羅般隨。汝捉此氈。向日而望。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隨。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見法得安樂。先無恙最樂。不害於衆生。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若調伏我慢。是為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隨。遙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箒。令誦誦掃忘。誦誦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箒。復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師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兄呵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為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為拭草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草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

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况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闍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闍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提斯城。作販猪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皆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闍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闍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教之。有一一福。故知五言。何沉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身。莫犯如是。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尙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擊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

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隨句義不正。不如一偈。聞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縊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愴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希望欲解。學正不寐。身為第一。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不倦則智。學先自正。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還為上。

受一本作

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何願不至。本我所造。後我自受。為惡自更。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訶譴。念其愚癡。不曉達觀。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觀。音如雷震。消辭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

雜癡部第三

打蚊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其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開。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臥。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陋蚊子。何以故來咬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事與智者營。不與無智親。愚為父害蚊。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其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譏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駭棲獸。癡衆共相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妬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相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

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瓿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圖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住與分。問二比丘。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跋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問。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如是汝有三。兩聚并及我。如是我有三。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撥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亦前前世。亦亦。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得。分作三分。即問狙。言。汝離喜入淺。答言。是某狙。離喜入淺。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淺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錢財。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動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考非佛弟子。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胸。便効王胸。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胸。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胸。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為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阿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師所。如是去來。是為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貪癡背智明。雖蒙慧炬照。愚昧猶自盲。頑慧常不覺。慧種未開萌。自非慕高友。何得悟神英。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鹿滅〕

詐偽篇第六十 情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瞶。但教流末代。人法譌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尙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詭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偽。為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少婦。婦嫌夫老。傍媼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己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袋。我自少來。無

讀一本作

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滋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臥。良久。乃還。云。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鴉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往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鴉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窺隙。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披袈裟。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滋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憐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憐。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以草還主人。鴉雀詐銜草。外道畏蟲傷。口言唱去去。如是詐陷偽。都無可信者。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名樹木。一切女人。必有詭曲。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咒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己頭上。即便悶絕。躡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常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常行惡行。好為譏搆。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提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致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離王。所作一寶篋。盛二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離王。遣使送與彼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觀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惡意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為人難可。婦為作食。常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賊當如先

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即便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為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欺誑天下人。隨食是常食。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凌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眾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

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闢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為鬼。不為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且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眾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劇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餓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願。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心。况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

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餓饑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嚇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瞰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嗚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饑悶眼華。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躡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瞰。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嗚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况為羔子。而欲見欺。遠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偈說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舍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

計將焉出
一本作何
計將兵馬
出

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因迦夷城。數百千匝。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與一國。時一大臣聰敏。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計將焉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并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欲求其眷屬。行到迦夷城。自稱是獸王。人憍亦如是。規統於徒衆。在摩竭之國。法主以自號。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敏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善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彼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即捉置於一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捉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於我。我今還可勝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齋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羹已脂糍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

時欲離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離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彌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顛倒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彌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滋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求時彼樹上有一大彌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彌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巴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彌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慙。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彌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彌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彌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彌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敬愛。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彌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彌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彌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彌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彌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彌猴語。已二俱還出。彌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彌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彌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彌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彌猴得心已。願從樹上速下來。我當送汝至彼林。多饒種種諸果樹。爾時彌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而心智慮甚狹劣。汝但審諦自思付。一切衆類誰無心。彼林雖復子豐饒。及諸菴羅等妙果。我今意實不在彼。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羅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時猶尙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又雜寶藏經云。昔有鳥。其相怨憎。鳥待盡日。知鳥無見。踰殺群鳥。散食其肉。鳥便於夜。知鳥眼閉。復啄群鳥。開單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鳥。語衆鳥。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鳥。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爲所敗。衆鳥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警賊智鳥答言。爾等衆鳥。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卽如其言。憔悴形容。向鳥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鳥語衆鳥。衆鳥答言。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鳥憐愍。遂便養給。常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鳥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鳥穴中。似如報恩。鳥語衆鳥。言何用是。爲鳥卽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鳥以爲爾。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卽求守孔穴。而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寒。寒風猛盛。衆鳥率爾來集。孔穴中。鳥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鳥孔。衆鳥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不應生體信。如鳥詐託寒。焚滅羸鳥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乘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媿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卽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尅以送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燁。宮人皆然。舉國歡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瘳語。譬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卽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在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親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具誠之戒。信鬼魁之欺。酒藥淫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

孔雀曰一
本作孔雀
見王曰

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媿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卽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尅以送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燁。宮人皆然。舉國歡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瘳語。譬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卽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在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親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具誠之戒。信鬼魁之欺。酒藥淫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

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頭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鵝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舉脚而徐步。音聲極柔。軟欺詐於世間。誰不知詔譏。

鵝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詔譏。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王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鵝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瞰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觸事懷害。欲瞰食。不見有畜。如此婦。而得壽命安隱者。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奸情詐癡 今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淡。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亟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是以思之測之。寔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因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阪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淡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切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

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者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時目連勸誠。釋提桓因云。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淡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况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甚羅果。語其婿言。我思甚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甚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住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怨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况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海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前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饑渴。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慶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業。不習

心行。使令調善。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踢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踢。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踢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踢。於是長者正欲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踢長者。口破唇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踢我唇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欲出。舉脚先踢。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情學迷三教。問者不知一。合勢不結核。敷華何得實。徒生高慢心。陵他非好畢。墜落幽闇道。關閉牢澁密。一入百千年。萬億苦切逼。對苦悔無知。方由情慢得。聖人善取譬。愚智須明律。英雄慢法時。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懼。後有僧來。姿形頹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

還一本作

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一月。一月。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撥蠹。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還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遠尋師而學。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乘。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麗滅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蒿蘭慧日流輝華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隨微發至生情難量巨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璫異價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八邪反四倒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與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寶者也

寶心一本作寶心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那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耶耶少小舊好共相敬愛耶耶長者常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貨在舍衛城中販賣使耶耶經紀是時耶耶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耶耶

曰此是誰家女耶耶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匹偶可適貧家不爾耶耶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耶耶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耶耶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耶耶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耶耶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那耶耶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耶耶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耶耶復莊嚴己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氈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抱長者頸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

抱長者頸一本作出長者頃

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女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淚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率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頗寬愁惋。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隨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闍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况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

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我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皆使立正道。我今復值厄。唯願尊屈神。爾時香如雲。懸在虛空中。徧滿祇洹舍。住在如來前。諸釋虛空中。歡喜而作禮。又見香在前。須摩提所請。雨諸種種華。而不可計量。悉滿祇洹林。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日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達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牛上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

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變。皆遠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伎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爲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是閻浮提。大論讚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敬。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說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算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據撲蹴躡。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礙。故衆人

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說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算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據撲蹴躡。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礙。故衆人

謂下一本
有何謂二
字

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礙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此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住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湏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穩。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令自萃取。當使抵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墅中。汝自往萃。摩耶利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其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

曰。如來身小。有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尙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慎其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詰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萃乳。語適竟。第二切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湏。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尙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示微恙。汝與我乳湏。令佛服之。瘥得福無有量。佛尊天人師。常慈心愛念。娟飛蠕動類。皆欲令度脫。爾時懷母卽爲天帝釋。說偈言

示微恙一
本作小中
風

此手捫摸我。何一快乃爾。取我兩乳。置於後。餘者。當持遺我子。朝來未得飲。雖知有福多。作意當平等。於是懷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今得聞佛聲。即言持我分。盡用奉上佛。世尊一切師。甚難得再見。我食草飲水。可自足今日。我作人已來。飲乳甚大久。及在六畜中。亦爾不可數。世間愚癡者。亦甚大衆多。不知佛布施。後因悔無益。我乃前世時。慳貪坐抵突。復隨惡知友。不信佛經戒。使我作牛馬。至于十六劫。今乃知有佛。如病得醫藥。持我所飲乳。盡與滿鉢去。令我後智慧。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尙猶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勝抵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

盛一本作撥

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懷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飯。見光照身。身得安穩。解憚無量。還願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親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持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盛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嚙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金銀校鞍勒。持用惠施人。不如勺飯汁。設以七寶車。載滿諸珍琦。勺飯汁施佛。其福過於彼。若施白象百。明珠纓絡飾。供佛一勺汁。其福超彼上。如轉輪聖王。普賢玉女后。端正無有比。七寶纓絡身。如是之妙類。其數各有百。悉以配施人。不如一勺汁。於是梵志靜住。而聽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吝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

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滅。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願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五百乘車。平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為人。解微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憐。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拊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饑時睡眠。而欲窮之。如人以指。置毒虵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拊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與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聚土作城郭。醉象踐陷之。散壤無遺餘。佛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為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洗糠飲汁。斷殺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為智者之所怪。晒受苦。現在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其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塔。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藉薪油。燒取其骨。以盡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離。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裏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羗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

及其實一
本作及還
此假

賦一本作
形

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己法中。以為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財物。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竊而用。以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其實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善惡異相征。大慈降梵志。乘空各變滅。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頑。邪徒虛抗志。鏃腹浪求名。身子多才智。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六通奮英情。乘權摧異見。伏邪同幽冥。自知益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六驗

辯聖真偽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衡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下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為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而答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又後漢時。通人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頂有日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

博識上一
本有非也
二字

通人一本
作史人

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閣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得辨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尙書令朱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透經泣淚。啓曰。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大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

衍曰下大
案一本作
大上

三十一人
本作四十
人

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施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遠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處。故傳爲實錄。不虛矣。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錫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勅下問尙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擗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著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業。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

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違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安設酒脯茶果之禮。與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子。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備。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鑄錢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戶。竊聞益國利人。與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親遠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

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衾。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黼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儲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波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官。開士之所。篤勸。若與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憤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

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調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調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不所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蠱毒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會。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陷。藜藿長。食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選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脩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為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惡邪。率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推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受榮位。求魘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

力。放其士民。營魘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敬而歸依。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睹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翦髮。去髮。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倫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榮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為傷甚矣。鬻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教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應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藥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述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不孝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
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繕之。亦在丹青綠素。復
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
不可忘故。為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
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為
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
愚謂。能仁設教。皆闢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榮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
災與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為
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既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泥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
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
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禍祚於無窮。遇危亡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與悖亂。
爾。方外對曰。愚惑不思。輒出凶惡。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

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旱繇。獫狁孔熾。薄伐於吉甫。
而愚謂佛與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
言之說。佛亦防之。何敢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
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
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惑問曰。天
道無親。順成虛闕。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
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為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陳。詎明三
報。儒宗離齋。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
漢書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為主。祐善嫉惡為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
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苟悅頑疑。史遷深感。至如唐虞上聖。乃育
朱均。警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天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
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纒。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
所以我之種覺。獨號徧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風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
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
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問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

無爽狀。麟閣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德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刪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雖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自餘經教。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邈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挑撥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咬。裝演。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尙書。尙書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勅令誅戮。此是近事耳。目同。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

教一本作

通一本作

挑撥一本

除毀一本

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慧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慧祥。改涅槃。為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嚩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偽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為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

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微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率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微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己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應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己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澁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剛詩。所以五典三墳。廉規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之名。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英之宮。縱

之名一本
作天尊
英一本作

備一本作

世一本作
二年二字
○琳一本
作安

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足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說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畱備。如琳論。又道士之說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辨。何者。姚書云。始平漢魏終暨符姚。皆號衆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密康皇甫謐高士傳。及防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闢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維請求。換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百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為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

讀一本作

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諮說處。為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獎。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臚刺。上鹿馬贖。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偽。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營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驥。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為。行三張之風。謀為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己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蚩香。暨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為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

辰上一本
有日字

茲下一本
無數字

山
一本作

方一本作

有

似一本作

呵一本作

焚燒鄴城。漢遺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敢。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岡。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潘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奸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書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登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有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常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潘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雒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闔。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閣。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遂縣開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波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閣密候。見望噎聲。質時喝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

指案一本
作案是

授上一本
無切字

受一本作
受〇綱一
本作剛

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章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
 解。章醜。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
 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宿素寒門。亦薄解章醜。
 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
 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承。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
 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暨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顯與矣。勅道士朝散大夫驛都尉郭行
 真。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醜。當為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叨授
 以榮班。緣煎驅使。妄作威福。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遺營功德。隱盜
 尤多。朱紫莫分。而偽數至教。殺麥詎辨。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為務。雖靈溪千仞。
 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瓊心。擢髮未數。其僂。刊竹奉書。其罪。論斯各。宜從伏
 法。以其忝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仍即發遣。令長綱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
 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磴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與平鉅鹿。鬼書丹簡。發自平陽。而云。服象雲羅。
 斯言。逕廷。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
 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

欠

MISSING

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邊。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列道經。未知此經。為真為偽。若此經。若偽。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却。進退龍賢。終成亂俗也。

女官一本
作女冠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闕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生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欲海。引合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澗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息。遂乃濫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佛。事在正法。中長論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

第上一本
有佛字

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或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殿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散雲除。燭火瑩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雙替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雒。恒星不現。周壁振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懽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

水一本作
水〇散一
本作附〇
發一本作

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事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緝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自對較一本
本作目對
校
自對較一本
有旨字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應李老道法詔。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邨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賄諸貴遊。託以禱期。冀與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較。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咒諸梁木。或橫或堅。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關。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滿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拈試。上曰。方術小技。俗儒恥之。况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名佛儒。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酌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於

照一本
照一本

二十二年
一本作二
十年

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率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曰。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祗崇。翹擊。是味清虛。焉在。霍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違事。煩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立。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髮。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蠶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大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吉州四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為圖識。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勅令省官

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慧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問並欵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為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管僧尼戒處。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偽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懇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尙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為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廢。歸於彼。已誦。即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道。遙圖與什。泰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摘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與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所。換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親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立。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怒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

管一本作

桃一本作
極上一本
有賦字

慧一本作
惠下皆同

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應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筌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合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者龜。以通靈卦也。待中尙書令元文。宜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讀之。大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尙書邢夔。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讀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極刑。時有二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殮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

修福一本
作復勝

獬狗獸一本
本作獬狗
嘴○種地
一本作載
地○款一
本作鳩○
而一本作
血

師一本作
訟

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慧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修福人也。慧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慧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生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慧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慧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慧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慧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慧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獬狗。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藉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欻然而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斃轉。呼吸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肩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慧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慧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慧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慧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匝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慧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尸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慧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戶。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慧後爲廷尉。預西堂聽斷。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

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那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競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朝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惑。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遠。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召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唐高僧傳。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貧賤篇第六十四

富貴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發響。故富同珠玉。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喧風管之上。趨蹌廣殿。容與長廊。曳珠履於丹墀。珥金貂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棋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凄清飄颻。臥則闌燈炳曜。繡冕垂陰。錦被既敷。羅氈且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轝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畧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家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愛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琉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珠玉一本
作朱相
隨一本作
生○與一
本作申○
紹○木作
○木作
○木作
○木作
○木作
○木作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四十一

海一本作池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琉璃。門內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金牀。紡黃金。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琉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海。彌離白王。是琉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燃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日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彌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

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植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為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為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曰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輝。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

者一本作
復得一本
作復有

珍一本作
寶

立一本作
開

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并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一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看。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得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為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珍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健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謠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悉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為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所可欲。有一白氍手巾。掛著池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坐共參論。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氍。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氍。掛著池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聲來。不須喚呼。自然聲去。不須反覆。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閭之奴。小復前行。至內閭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

枝去也。未。卷。第。五。十。六。 四十四

婆一本作

臣守閭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為壁。水精為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為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縵綵。二十萬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推鍾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線展。腰髓婀娜。狀似醉容。頭腦峩峨。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自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人。賜其庵屋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蘇。出栴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

僧下一本無從付二字

發一本作

從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髮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根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其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齎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

晉上一本
有時字

德使_レ我來世所在_レ生處共_レ為兄弟_レ發是願_レ已各自歸去_レ佛告比丘_レ欲知彼時同邑人者_レ今此
一百比丘_レ是由於彼誓願力_レ故九十一劫不墮_レ三塗天上人中常_レ共同生受_レ天快樂_レ乃至今
者遭_レ值於我故_レ復同生_レ出家得道_レ比丘聞已_レ歡喜奉行_レ頌曰

容一本作

韞石諒非_レ真 飾瓶信_レ為假 竊服_レ卑門上 濫吹_レ細軒下 風祀_レ徒驚心
騶文終_レ好野 真相豈_レ式昭 浮榮未_レ能捨 迹殊_レ冠冕容 事襲_レ驅馳者
已矣歌_レ鄭聲 天然亂_レ周雅 富貴空_レ爭名 寵辱虛_レ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_レ足把

感應緣六略引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常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帶一本作
恒一本作
召一本作
名下同
北一本作
地

晉王文度鎮_レ廣陵忽見_レ二騶持_レ鵠頭板來_レ召之_レ王文大驚問_レ騶我作_レ何官騶云_レ尊作_レ平北將
軍徐_レ兖二州刺史王曰_レ吾已作_レ此官何故復_レ召耶鬼云_レ此人間耳今所作_レ是天上官也王大
懼之尋見_レ迎官玄衣人及_レ鵠衣小吏甚多王尋_レ病薨_レ曲冥錄_レ出
晉長安有_レ張氏者_レ晝獨處_レ室有_レ鳩自外入止_レ于牀張氏惡_レ之拔_レ懷而祝曰_レ鳩爾來_レ為_レ我禍耶
飛上_レ承塵為_レ我福耶來_レ入_レ我懷鳩翻_レ飛入_レ懷乃化_レ為_レ一鈎從_レ爾資產巨萬

鈎上一本
無一字

買上一本
有羊字
兩羊肝
一本作
○侍者一
本持者

晉博陵劉伯祖為_レ河東太守所止_レ承塵上有_レ神能語京師詔書告_レ下消息輒豫告_レ伯祖伯祖
問_レ其所食噉答曰_レ欲得_レ羊肝買_レ羊肝於_レ前切之鵞鵠隨_レ刀不見兩羊肝盡有_レ一老狸眇眇在_レ
案前侍者舉_レ刀欲_レ斬之伯祖訶_レ止自舉_レ著_レ承塵上須臾大笑曰_レ向者噉_レ肝醉_レ忽然失_レ形與_レ府
君相見大_レ慚愧後伯祖當_レ為_レ司隸神復_レ先語伯祖某月某日當_レ到_レ期如_レ言及_レ入_レ司隸府
神隨_レ逐承塵上輒言_レ省內事伯祖大_レ恐懼謂_レ神曰今職在_レ刺史左右貴人聞_レ神在此因_レ以相
害神答曰_レ如_レ府君所慮當_レ相捨去遂_レ絕無_レ聲

帶一本作
恒下皆同

晉李常字元文_レ譙國人少時有_レ一沙門造_レ常謂_レ曰君福報將_レ至而復_レ對來隨_レ之君能_レ守_レ貧修
道不_レ仕官者福增_レ對滅_レ君其勉_レ之常性躁又_レ寒門但問_レ仕官當_レ何所至了_レ不_レ尋究修道意也
與_レ一卷經常不_レ肯取又_レ固問_レ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_レ當_レ帶_レ金紫極_レ於_レ三郡若能_レ於_レ一郡止者
亦_レ為_レ善也常曰_レ且當_レ富貴何_レ顧_レ後患因_レ留宿常夜起見_レ沙門身滿_レ一牀入_レ呼_レ家人大小窺_レ視
復變_レ為_レ大鳥踰_レ屋梁上天曉復_レ形而去常送_レ出門忽_レ不_レ復見知_レ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_レ不能
精至_レ後為_レ西陽江夏盧江太守加_レ龍驤將軍大興中預_レ錢鳳之亂被_レ誅_レ冥詳記_レ出
唐中書令岑文本_レ本江陵人少信_レ佛常念_レ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_レ船於_レ吳江中船壞人盡_レ死文
本沒_レ在_レ水中聞_レ有人言但念_レ佛必_レ不死也如是_レ三言之既而隨_レ波涌出已_レ著_レ北岸遂_レ免_レ死後
於_レ江陵設_レ齋僧徒集_レ其家有一_レ客僧獨_レ後去謂_レ文本曰_レ天下方_レ亂君幸_レ不_レ預_レ其災終_レ逢_レ太平

問一本作

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盡。於自食盆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文胃一本
作天胃○
忍一本作
每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文胃。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胃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舉坊西南街。忽見胃著故弊衣。顏容甚瘠。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誤。妄殺一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滋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奏選有銅爵。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右二職。出貧賤篇第六十四。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徧稻蔬。以為薦。或載荷葉。以充衣。歛肘則兩袖皆穿。納屣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

編一本作
舒

在於靈臺。頭戴三十年之冠。身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雜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嶮坑度日。雖慚靈輒。而有鬻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斗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盡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斗一本作
合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瘁憔悴。華色既衰。容轉羸鄙。身體疋羸。餓渴消削。眼目招陷。諸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段。隨擊。連綴。相著。纒遮。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掠盂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蜂遠離。被霜之草。葉自焦。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拊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為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覆捐棄不收。如毒蛇。害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

室書一本作

冠一本作
持一本作
檢一本作
本勸一本作
趣一本作

穢盈集。如魁喻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諛歎。人謂詔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偽。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龜獮。若求人。意復言。詔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矯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是貧人。猶故恃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斂。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歡逸。言其驕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判釋。言其僉趨。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露。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朴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俸劣寒瘡。若多飲食。復言饑餓。饑發。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己所知。彰我聞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翳。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

滯一本作

入斷氣。如入深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甚為大苦。

盡一本作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為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夫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裝佛說

王一本作

執守下
本有四字
王見四字

獄上一本
作獄中

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金。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為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為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上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慚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還倍於前。言不然。火為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上光明之鏡。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到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愠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姪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為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斬頭取。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羅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為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臥有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諾。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

歷註一本
作羊皮

之服一本
作冠服

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祝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為飴此。無慈悲意。吾為王者。以鐵輦車。轆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暇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乞。到於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為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為王。諸臣拜謁。各稱為臣。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著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臥寐不覺。車轆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到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

說得王一本
本作得王

入宮食訖。王請世尊說。得王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轆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轆。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口為禍之門。心念而口言。身受其罪殃。不念人善惡。自作身受患。意欲害於彼。不覺車轆頭。心為甘露法。令人生天上。心念而口言。身受其福德。有念善惡人。自作安身本。意念一切善。如王得天位。

心為一本
作心念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賢愚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丐自活。厭心內發。求索出家。其自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與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

勞一本作

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秬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秬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雁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親衆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歡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丐自活。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常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軍時世早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厭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常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劈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穫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率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衆會者。觀其神變。皆獲四果。

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一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鉢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老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鉢。是大家的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取水施。受為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香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壤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奔使。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敷草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為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百天子。齋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

瘦一本作劣
知母一本作如母

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為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華。而從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爇窟。羸瘦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爇窟。施小雞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饑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祝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孤寤安可言。一國之最貧。衣食不蓋形。世有不慈人。尙見矜憐。云何名慈哀。而不知此厄。普世之寒苦。無過我之身。願見矜恕我。實不為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吾備在其中。欲除汝饑貧。是故從貧乞。若能減身口。分鉢以為施。長夜得解脫。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遂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

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離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祝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齋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竈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尙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佛為特尊。次有迦葉。能閉罪門。昔在閻浮。糞窟之前。為其貧母。開說真言。時母歡喜。貢上米糈。施如芥子。獲報如山。自致天女。封受自然。是故來下。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汁。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化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策。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翁。身體瘠瘦。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乞食。

汁一本作瀾。但下。一本無化。字。策一。本作榮。

翁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祝願。良久不去。翁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瓶。苾芴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祝願。施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翁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翁。而為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帝釋種種福。無厭忍。此醜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一略引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市中屢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黑灑衣。不汗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句。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甕壞屋之。各見搜神記。

頌曰

業風常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頓捨貪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闡明
貴門光景麗 服業永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繫 儻遇慈父詢

冥明一本作

經一本作

開我心中憚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五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誦訟篇第六十六

債負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惡。遇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常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常被他人奪。斯言有徵。省己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有弗迦沙 王比丘一 本有買 客名弗迦 沙因八字 〇有新一 作值新〇 田邊一本 作里餘〇 最三人一 本有買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弗迦沙王。比丘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有新產牝牛。所舐殺。牛主怖懼。買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飲水。牛從後復舐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擔持歸。去舍田邊。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買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

而守一本作

與。雁舍直。見老母孤獨。不欲與。伺老母不在。獸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抵。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守祝。我今墮厄。何忍欺抵。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謂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牝牛是也。三買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抵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惱怒憐人 與起是行 嫉怨滋生 遜言慎辭 尊敬於人 乘結忍惡 嫉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道說一本 作響說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勤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馳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道說。而使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搃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鹿鹿馬等。中償其宿債。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

假使下一
本有尋即
來下受王
轉悔八字
○誅一本
作壓下皆
同

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常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王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謀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謀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

莫謀謗他。離越昔所謀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咒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苑伽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徑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苑伽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瓠。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

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
 食具。汝以蠶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斬舌。斷復續生。如此
 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
 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
 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罽子時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
 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癩丸極大如瓊。
 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
 與他。重秤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曾有口鼻。
 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魁。贈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
 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鍼。入出我身。受苦無間。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鍼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鍼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
 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
 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
 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

眠一本作

惡惡一本
作或廢

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復
 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常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
 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
 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
 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
 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答。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
 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
 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難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
 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
 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
 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
 五百世作牛。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抵拒。 業結常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略引十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隋維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人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維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志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傍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情。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冠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恚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刀。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維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鄴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

懟一本作怒

攝一本作攝

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鄴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頌數拜。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儵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歎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蚩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退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一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預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微一本作

謀一本作

天水一本
作天木

俊一本作
高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儻敏。敏淚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養。與祖論義。屢屈。遠恨。向輔所謀。輔收之。行罰。衆咸憤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養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切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養。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味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貧。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子一。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嚙。尚書右僕射元

假一本作
價○負一
本作堪

怒上一本
有皆字○
與故一本
作與我

二十年一
本作二年

斗一本作
升

滴一本作
啼

積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負財里。為齊諧里也。見雜傳。

隋楊州下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汝作牛。須臾之間。下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為負我。憤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性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閻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淚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見雜傳。

使一本作

姊與一本作

彼一本作
遣一本作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兩匹
 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家。復產二腕。伏生並已食盡。遂使不產。伏生即
 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
 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
 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
 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
 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為
 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
 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一姊。姊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
 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
 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鄆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
 再宿。而蘇。自云。彼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
 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遣更切。兼為自我。懺
 力。為某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親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

涕歎秋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邦。拒諱。及執契作徵。遂
 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一
 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耻之。將錢五千文。
 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
 錢物。布施。其報拾遺。

疑一本作
折家齊一本
本作獨嘉
鳴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荷家。荷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輪炭。時程華已取
 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
 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
 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為他炭丁立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
 為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託炭丁牸牛。處胎。後生犢子。徧
 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倍加。將錢救贖。不與。其牛尙在
 左近村人
 同見說之

疑一本作
特下同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猪。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
 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

升一本作

此猪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為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為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慙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藍令臥寺僧道俗飽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率乘雜油并州人收在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語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餅具向夫說夫即恐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演其人

卷下一本有即字

買一本作買下同

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經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買二百錢施主不知買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贖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演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己經汝何有福汝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提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教逼待寫了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買自得罪咎劉妻贖所徵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信具詳訟篇第六十六此有二部

汝大一本作甚大

取一本作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與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還一本作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爭起。一人罵晉。一人默然。其罵晉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闍亂。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闍亂。聞已。從禪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闍亂。竟為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譚。說偈。敬誠言。

於他無害心。 嗔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盛。 不發於難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養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請三十三天衆。言。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修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修羅得勝者。當生擒天帝釋。以五繫縛。將還自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修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阿修羅將還天宮。縛在天帝釋。斷法。

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晉。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瞋恚罵晉。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瞋怒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似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熾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王一本作主

於等者行忍。是名忍靜忍。於劣者行忍。是名爲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修羅起大鬪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修羅共爲戰鬪。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修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復告諸修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王。以五繫縛之。將詣諸阿修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修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修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修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與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修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阿修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瑤。處處遊行。不爲妨礙。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

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修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切利。諸天與大戰鬪。爾時難陀愛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變巖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修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修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修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痕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修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

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勒叉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功一本作高

又中阿含經世尊說頌曰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功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言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因一本作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爲主人典鈔麥豆時家有一瓶羯伺空還便瞰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己不取皆由羊瞰緣是之故婢常固嫌每自杖捶用打瓶羯羯亦含怨來舐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舐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惡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率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兌便報其讐 怨結常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
漢景帝時白頭烏鬪 漢中平年中有雀鬪

呂一本作
王伐一本
作王伐次
同

宮中下一
本有鳥字

亢一本作
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鳥與黑鳥群鬪楚國莒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黑祥也楚王伐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鳥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伐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日黑鳥鬪於國燕王且之謀反也又有

一鳥一鵠鬪於燕宮中墮地死五行志以爲楚燕背骨肉著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鳥鵠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鳥而水色者死楚亢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鳥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願征去殺厥妖鳥鵠鬪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亡也

右二驗也
後神記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篇第六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咒詛部 誹謗部 避讓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滅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源故知身口三業無非禍福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墮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醉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鴆毒不能傷異道與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善尙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眞僞頗辨菴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尙不免謗况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唇口是弓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染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咒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

巨類一本作

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誦千部大乘。為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况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娶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厭。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即取鐵鍼。刺兒額上。後遂命終。小婦是疑。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咒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爲蝨。螫所生子。水漂狼獾。自食子肉。身現生理。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爲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臥。前所咒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蝨。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滋而且廣。即置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見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

素下一本
作有圖字

之間。俄爾沒死。還赴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藉在地。母時斷絕。良久。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姪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陳產意。夫瞋怒。故尋取兒。殺以酥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奈。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退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爲夫婦。經於日數。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理。時有群賊。來開其塚。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爲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爲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理。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咒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得羅漢。常熱鐵鍼。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者。時有力士。向王厨食。常懷饑乏。獨牽十六車。樵

賈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爾。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其驅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滋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禮。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見祇洹。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疴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饑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

統一本作

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娠。其大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圖譖。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絞死。止欲不道。苦痛巨言。逼切得急。而作咒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法句喻經云。琉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洹。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餓鬼噉。蘆葦根。腹脹而薨。於是琉璃王。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間。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琉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焚燒甚苦痛。業報罪信爾。若從地獄出。復受餘惡報。諸根常缺陋。永不聞法音。設使得聞者。復生於謗法。以謗法因緣。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不生於疑能生疑者必破諸有
大悲分陀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沉沒愛流海 處在三界獄 衆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第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
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輩自清淨心勿復更造佛告
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
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住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滅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
欲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法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
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
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千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
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復

於頭上一
木無住字

六千一本
作六十

而於一本
作所作

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
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衆皆捨棄常被欺欺爲人憎惡毀譽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
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
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
心而於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遠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
得生阿彌陀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爾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
恐怖毛豎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前皆悉懺悔
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過爾時世尊讚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
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清淨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闍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
懷妊長者知己往六師所問言爲男爲女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
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爲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
捷連及頤婆娑羅王并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

復於我所
一本作陪
復於我

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卽詣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徧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復於我所。不生信心。卽便殮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爲幻術。長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告者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着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螫。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又賢愚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夫妻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

成一本作
威

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潭。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卽時。拾却蜂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起舞。墮大坑中。卽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娠。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室。師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蜜爲瑞應。因名蜜勝。兒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衆人共飲。咸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羸疾。熱似獼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辦。年少聞已。衣毛皆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皆羅漢。故五百世中。常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避譏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禮已不坐。爲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爲尼說法。故不坐。又爲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姝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女人鄙陋。多致譏

又大乘方便經以下
流布本為
宿障部

發上一本
有合字

疑是以不坐

又大乘方便經云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具虛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爾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姝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眾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訶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衆生爾時世尊記彼女人

今一本作
爾

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號無垢煩惱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躡地爾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今當死爾時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挫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爾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念汝所欲爾時梵志於二十二年中共爲家室過二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爾時梵志即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爾時爲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即自踊身在於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染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謀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明治十九年八月六日御届
明治二十年四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金五拾錢

校訂人

東京府平民
松岡了巖
京橋區築地三丁目
百十七番地

出版人

同
藤田祐眞
芝區三田松阪町二
十四番地

法苑珠林出版所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

